

法轮功给厂里带来了新面貌

【明慧网】1996年3月，由我们厂工会组织气功爱好者学习法轮功，我赶紧报名参加。九天学习班结束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炼功，晚上集体学法，然后互相切磋，谈自己学法后的心得体会。大家渐渐的戒了一些不良嗜好，如抽烟、喝酒、嚼槟榔、打牌赌博等，身体上的疾病也很快好了。

我们厂是一个一千多人的国营企业，当时厂里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给工厂带来了好的精神面貌，人们看到学了法轮功的人，思想境界提高很快，道德品质也提高很快。法轮功象一股清泉，洗涤着人们心中的污垢。修炼法轮功以后的职工把以前从厂里拿回家的东西退回厂，原来上班吊儿郎当的，现在从不迟到或早退了，兢兢业业的干活，做工作不挑不拣，积极主动。那时候，厂里议论最多的就是法轮功：谁炼了法轮功，夫妻和睦了，谁有什么病，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谁婆媳关系也变好了，等等。

那时候，我们家属区每家的电表都是安装在自己家里，很多人都在表上做手脚，好少出电费。所以，经常出现电表员月底抄表时，发现有些电表没有新增电度数，有的度数很少，甚至有的用了一个月的电，出现了负数，五花八门，各种乱象都有，甚至还有人公开说：

我们厂偷电不丑，不偷白不偷，大家都偷，我不偷就亏了，这是公开的秘密。厂里知道，有时做做样子，查一下，最后不了了之。

我也随波逐流，控制了电表，一个月出几元钱，但是根本不节约用电，还觉的自己比别人好，每个月出了钱。可是，参加了师父的讲法学习班以后，我几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心虚，觉的自己不符合炼功人的标准。我们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经过切磋，都认为应该归正过来。于是有些人主动找到行政科，要求补交电费，说明自己家的电表有问题，请行政科安排人去改正过来（家里其他人动的电表）。我不不好意思去补交电费，但我把电表弄正常了，再不偷电了。

我是一个电工，曾经很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用的万用表，那时候没有人想自己出钱买，用各种办法把公家的表占为己有，大家都心照不宣。我想，我要退休了，我也要弄一块万用表，以方便家用。在一个周末，我将归我保管的班里公用的万用表拿到家里用了，本来星期一要带回班里，可是星期一到班里，发现很多个人的工具柜被撬了（工具柜经常被撬，偷东西的事经常发生，领导也不追究，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丢失了一些工具及铜棒之类的，我随着说万用表也被偷了，谁都相信，这样我就把万用表据为己有了。

修炼了法轮功以后，知道这件



事是错的，我得要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决定把万用表交还班里，但挨着面子怕班里人笑话，拖了几天。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第四讲“失与得”，我恍然大悟，我得失去多少德，增加多少业力呀！赶快交出去吧，不要这些人心执着。

我把万用表交给了班长，并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因为厂里学法轮功的很多，涌现出了很多的好人好事，他也有耳闻，他说：“你们炼法轮功的真好。”他又将万用表交给我说：“还是由你保管，你保管我还放心些。”

因为我工作任劳任怨，在休息时间，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需要加班，我都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脱，并且没有加班工资，也不要轮休。谁上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都喜欢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到年龄退休后，只休息了三天，车间主任就请我继续上班，一干就是三年。

我只是举了两个我初学法轮功后，道德品质提高，思想境界升华上来的小例子。那时候全国有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都按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真、善、忍修炼自己，真的是全国各地都出现这样一种做好人的事情，像一股清泉，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文/启航



图：纽约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曼哈顿繁华主街游行，图为巨型《转法轮》书模。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目前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5700多项。《转法轮》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传播。

甘肃兰州七旬王瑞林遭受八年冤狱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兰州市七旬王瑞林女士二零零四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难治的病都好了，却因为坚持修炼、讲述事实真相，她遭中共迫害，两次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三年、五年。她在甘肃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折磨。

下面是王瑞林讲述她的经历：

我叫王瑞林，今年 70 岁，兰州市西固区大法学员，我是在大法中受益而重获新生的，修炼大法还挽救了我的家庭，却又遭受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共对我的打压和折磨，使我这个 70 岁的老婆子吃了不该吃的苦，受尽了非人的无尊严的折磨。在我冤狱回来后，还被监视居住，出远门还要向社区请示汇报。兰州市公检法人员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我是二零零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疾病缠身，从头到脚没有好的地方，年轻时自认为体质好，生冷的东西都吃，没想到在月子里没注意保护自己落下了月子病：头痛、腰痛、背痛、腿痛、风湿、四肢无力、甚至不能见风。为了治病，我中医、西医、针灸、偏方都用过，有病乱投医，花了不少钱治病，也没见效。

亲戚得知我的情况后，给我介绍法轮功。在亲戚的帮助下，我开始炼法轮功了。炼功第六天奇迹出现了，走路轻松了，能干家务活了，能给家人买菜做饭了。法轮功挽救了我的生命、我的家。

随着炼功学法深入，我知道了宇宙大法是真、善、忍，教人向善做更好的人，为了救被中共邪党迷惑的世人，让他们明白真相，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让世人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保命保平安，却被邪党两次非法判刑、非法关押在监狱黑窟，受尽凌辱、迫害。

第一次是二零一四年七月，我

和两位同修去元峁山散发大法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在甘肃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

在监狱里我受尽了虐待，天天在打骂中度过，还要写所谓“思想汇报”，写不出来就罚站，开饭时不让我打饭。包夹说：“写不出来就别吃饭，站着去，到晚上跟你算账”。到晚上八、九点趁号室没人，把我叫到号室里拳打脚踢、再推到墙角打嘴巴、脚踢阴部、揪奶头，边打边骂说我不不要脸，痛得我眼泪往肚里流，不敢喊叫，喊叫下次打得更凶。这个包夹叫袁志平，山东人。狱警丁海燕只听袁志平的谎话，支持袁志平继续折磨我和大法学员张晓明。我和张晓明被折磨得脱了相，皮包骨，脸色苍白，走路打晃，还被诬陷成是假装的。

第二次，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十一点半，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早已跟踪的本地国保大队警察在公交车站绑架，非法关押在国保大队一天一夜，第二天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到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冤判五年，送入甘肃女子监狱迫害。

在监狱，所有的大法学员刚一进去就被逼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四书”，不写就被骂、罚站、罚蹲，等天黑拉到避开摄像头的地方一边打一边骂，每天晚上惨叫声起伏，吓得我们晚上不敢睡觉，想起就颤抖。一次李姓包夹逼着我骂大法，我说法轮功没有骗我一分钱，她说我“还嘴硬”，一脚把我踢倒，躺在地上，然后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地上撞，“你敢嘴硬！你信神！看看神来的快，还是我来得快”。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被包夹打、被包夹骂是家常便饭。那里的包夹犯为了减刑，没有人性，仇视法轮功学员，说话态度恶劣。

有一次集体出去活动，一位被

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同修看见我叫我，我摆了下手，这下可招来了麻烦。包夹犯人张小轩把我叫到厕所一顿暴打，使劲踢我阴部，诬陷我，说我“秘密串联搞地下活动”。我实在受不了，就去找值班队长刘科长，我不顾羞耻的脱掉裤子让队长看阴部像个紫茄子，刘科长不但没有批评打我的人，反而污蔑说我是×教罪犯，还说：“法轮功有多好，你一次一次的进监狱，吃着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严管的级别，互相之间不能说话、不能相互帮忙。

有一次我从三号室调到八号室，晚上起夜我有尿桶，法轮功学员张建华 80 岁了，没有尿桶，半夜起来用我的尿桶，包夹犯人张小轩就不干了，不让我倒尿桶，让 80 岁的老人把尿桶提到厕所不让我倒尿桶里，而是把尿倒在厕所的垃圾盆里。下午，把我叫到厕所，包夹犯人张小轩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按倒在厕所的垃圾盆的尿里，不让我抬头，嘴里骂着：“我让你管这个闲事！”后来我用凉水冲洗时，张小轩用脚踢我不让我冲洗。

法轮功学员闫萍是嘉峪关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丢掉了银行的工作，在监狱不转化，就被逼迫罚蹲，从早上七点一直蹲到晚上八点，脚底红肿，脚心痛的不能触地，到晚上脚烧的不能入睡。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监狱进行省级“验收”，要求每个法轮功学员百分之百的转化达标。当恶警孙立伟问到我时，我说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监狱恶警就大会小会天天批斗我，对我更为严格的管控迫害，每顿饭只给一勺，每天强制我蹲着，就这样新的监区长还说：“现在监狱实行人性化管理，否则不会这样对待你的”。◇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